



The Cairo Tri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Shihui Yang

The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Email address:

769102284@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hui Yang. The Cairo Tri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0, No. 2, 2022, pp. 57-60.

doi: 10.11648/j.si.20221002.16

Received: April 24, 2022; **Accepted:** May 19, 2022; **Published:** May 26, 2022

Abstract: Before the 1980s, the meaning of Orientalism was single, that is only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related to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to excavate, narrate and write knowledge. Orientalism written by the Arab-American scholar Edward W. Said,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olonial cultural theory that emerged after the 1990s. *The Cairo Trilogy* (*Palace Walk*, *Palace of Desire*, *Sugar Street*), written by Egyptian Realist writer Naguib Mahfouz in series, published in 1956 and 1957. The story which focused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novel takes place in three old neighborhoods in Cairo, Egypt, so this novel is also known as *The Cairo Trilogy*. Unlike other diaspora writers, Mahfouz did not have multiple nationalities and never left the land he grew up in, but was caught up in the tumultuous times of modern Egypt and experienced the violent clash of Eastern and Western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His Cairo Trilogy not only provides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Islamic-Arab cul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other' and his adherence to the local culture through his characters. Focus on the main idea from *The Cairo Trilogy*,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briefly explain the literar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airo Tri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id's Orientalism.

Keywords: Oriental Studies, Mahfouz, The Cairo Trilogy

从东方学的角度看“开罗三部曲”

杨诗卉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大连, 中国

邮箱

769102284@qq.com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东方学的含义是单一的, 即开展与东方文明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 是对知识的发掘、叙述和书写。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殖民文化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埃及现实主义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开罗三部曲”发表于1956年至1957年之间,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开罗的三个旧的街区, 因此这部小说也被称为“开罗三部曲”。马哈福兹与流散作家不同, 他并不兼具他国国籍, 也从未离开过他生长的土地, 但身处现代埃及的动荡时期, 正值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 他的“开罗三部曲”不仅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 也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传达出对“他者”的态度和看法, 以及对本土文化的坚守。本文试图从萨义德的东方学的视角简要分析“开罗三部曲”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东方学, 马哈福兹, 开罗三部曲

1. 引言

“开罗三部曲”是指埃及现实主义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的三部小说：《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这三部小说集中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开罗的三个旧的街区，因此这部小说也被称为“开罗三部曲”。[1]作者马哈福兹身处东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的现代埃及的动荡时期，他的“开罗三部曲”不仅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也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传达出对“他者”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对本土文化的坚守。本文从后殖民理论背景下“东方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作为东方人的马哈福兹是如何看待西方殖民者这个“他者”的，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开罗三部曲”中。本文试图从东方学的视角看“开罗三部曲”，分析书中体现出对于民族集体身份的认同，对于埃及社会现实的真切还原，以及作者流露出的对于苏菲主义的认同，为马哈福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东方文学在文化融合背景下寻求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找到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2. 萨义德和《东方学》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方学的含义是单一的，即开展与东方文明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是对知识的发掘、叙述和书写。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殖民文化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2.1. 《东方学》概念梳理

《东方学》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勾勒东方学的轮廓；第二部分是描述重要诗人、艺术家和学者著作中表现的写作策略和手段；第三部分则叙述的是西方在对东方大规模殖民时期的有关东方的研究。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尖锐地指出，所谓“东方学”，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背景下，西方人缘之于固有的殖民文化心态而形成的对东方国家的一系列歪曲看法。如在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化著作中，东方往往被描绘为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几乎是原始、愚昧、野蛮、肮脏、落后的同义语，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由此可见，“东方学”实际上与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与东方人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人的歧视、偏见与无知而假想出来的“东方神话”，体现出来的实际是东西方关系中存在的某种不平等现象。[2]萨义德正是由“东方学”这一范畴入手，批判了以攻城掠地为特征的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至今仍然存在的当代西方强国的殖民文化逻辑。

2.2. 萨义德和“东方主义”

萨义德所评述的显然不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史，而是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是西方人为了与自身对照，在关于东方的有限知识基础上，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形成的对于

东方世界的一种主观印象、判断与成见；实际上，萨义德所描述和着力批判的，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中那些“西方主义”，或者说是“反东方主义”的观念与倾向，而不是“东方主义”的倾向，准确地说，是西方人的“东方观”，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观念。[3]

萨义德的《东方学》从在西方人的那些“东方主义”作品里看出了想象东方，歪曲、丑化东方，特别是歪曲、贬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反东方的倾向。但在表述这一看法的时候，却依旧依照西方学者已有的习惯，将这些倾向称为“东方主义”[4]，于是萨义德在东方和西方都受到批评甚至指责：西方学术界认为他背弃西方，站在与西方对立的立场上批评西方；东方也有学者认为萨义德还保留了西方对东方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传统。

3. “他者”的概念

3.1. “他者”的概念阐释

如遇到“他者”，最原初的概念，是“自我”的对照物，后现代主义者将其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赋予他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进行的排外的过程就成了某些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5]由此可知，“他者”的确立实质是为了确立自我身份。一般来讲，他者是处于二元对立中弱势的一方，做出划分的是强者。无论是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还是文化归属上处于劣势的东方，都是意义上的“他者”。实际上，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对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开始，东西方交流的不只是政治与经济，更深层次的是文化的碰撞。当一种文化对异文化产生想象，就产生了他者形象。这种东西方关系的描述被后殖民理论广泛应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帝国主义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话语建构。援引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佛福的话：“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显示出自身的长处……。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经常被人们宽泛地称作‘东方’的民族整个历史，然而你却根本找不到自我治理的痕迹”[6]。

3.2. “东方学”视角下的“他者”

在后殖民理论背景下的“东方学”中，东方是落后愚昧、暴虐独裁的代名词，与西方世界的文明进步相距甚远。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大都沦为“阿谀奉承”、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东方人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昂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6]

相对而言，马哈福兹作为一个东方人，西方殖民者就成了他的对立面，也就是“他者”，面对西方的殖民者和先进文化，如何看待西方人，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努

力在西方文化侵蚀中寻找自我身份，是其小说的应有之义。在“三部曲”中，英国殖民者的形象寥寥无几，多在人物之间的谈话或从人物旁观的角度出现，但却随着情节的状态有所改变，也更为丰富，人物对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西方人文明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4. 从东方学的视角看“开罗三部曲”

马哈福兹与其他流散作家不同，他并不兼具他国国籍，也从未离开过他生长的土地，但是埃及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接受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考验。此时的开罗与现代主义笔下的西方一样，面临着人性的堕落、信仰的背离，较西方不同的是，还遭受着来自于异民族的侵占。因此，借助文学作品表达对伊斯兰文化的身份认同，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忱，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成为“开罗三部曲”的核心内容。

4.1. 书写民族集体身份认同

马哈福兹叙写的是对阿拉伯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即“文化主体在不同两个文化群体或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受不同文化影响，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7]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是通过该民族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复渗透得以实现的。“一种民族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8]小说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伊斯兰文化对于嘉瓦德一家三代人的影响，这些文化元素深深烙印在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指引他们的生活乃至人生抉择。

马哈福兹借笔下的人物反驳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阿拉伯人民恪守“安拉”的教诲，对待邻居、朋友热情好客，处处表现出谦虚谨慎，以防遭到别人的“独眼”。怜惜动物，宰鸽杀鸡时，要念诵“以真主的名义”，并恳求真主宽恕，然后才动手杀它，并将其归于大恩大惠的真主慷慨赐予其奴仆的权利。他笔下的嘉瓦德先生、亚辛这些传统穆斯林，虽然行为放荡，贪图享受，但他们仍然具备阿拉伯民族慷慨、大方的性格，对待亲人感情真挚，因此读来让人倍感温暖，这也流露出马哈福兹对他本族人民的由衷喜爱。

4.2. 还原埃及社会现实

作为一部颇具政治色彩的小说，面对“他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各自的看法。马哈福兹将不同类型的人集中在嘉瓦德家，还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法赫米就读于法学院，热衷政治，他参与游行、散发传单等爱国主义的行动，证明了他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9]在他心里，英国人是“他者”的角色。而传统的穆斯林，如嘉瓦德先生，他关心政治但却置身事外，他虽然爱国，可以在全民委托书上签字，但却更看重自己安稳的生活，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参加革命，并在法赫米牺牲之后依然坚持着是因为儿子不听自己的话才会招致如此的观点。在艾米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斯兰妇女善良但却封闭的特征，她认为伊丽

莎白女王与普通的伊斯兰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10]，因为她们终究都是女人，并且在她眼里，祖国根本无足轻重，“英国人统治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他们既不杀人，又不捣乱清真寺，穆罕默德的民族一直过得挺好的嘛！”[11]此外，因为当时社会的人们普遍有着一种崇拜外来文化的心理，认为阿拉伯文学本身没有多大成就比不得欧美的文学。[12]这一点在小说《两宫间》中的凯马勒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他第一次见到英国士兵的时候，说道“他们的脸长得真好看！”[5]，他借给英国士兵火柴并得到感谢时，他也“高兴得如同喝醉了酒似的走回家中……在他的想象中，英国人是完美的典型。也许他表面上也像所有的埃及人一样憎恨英国人，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尊敬和崇拜他们，甚至认为英国人是用与其他人种不同的泥土做成的”。[11]

4.3. 对苏菲主义的认同

在第二部《思慕宫》中，作为西方殖民者的“他者”的形象变成了带有西方文化的阿拉伯人，他们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到埃及也保留着西方的生活习惯，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的居住地优于自己的祖国。小说中凯马勒的好友侯赛因、哈桑以及阿依黛便是此类人物的代表。阿依黛和侯赛因让凯马勒放弃清教徒呆板的戒律，怂恿他吃猪肉；凯马勒对阿依黛的迷恋之情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想要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但又对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无法割舍的矛盾之情。而阿依黛最终选择了跟哈桑一起依据国外，也象征了东西方文化之间无法平等的关系，西方文化不可能真正地接纳东方文化。最终阿依黛回到了埃及，并且后来夏达德家族的没落，则预示了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味地追求西化并不是长久之计。[13]

凯马勒最终选择了相信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但也无法放弃他的宗教，因此他选择了苏菲主义来化解自己思想上的冲突，这也是马哈福兹对于苏菲主义的认同的体现，他虽然深信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会将人们引向光明的未来，但同时他也担心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可能会因为失掉了宗教信仰而重蹈西方现代文明崩溃的覆辙。[14]马哈福兹这样的入世宗教观虽然“离经叛道”但却更具现实意义。

5. 结论

“开罗三部曲”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写作技巧，但马哈福兹将文化冲突内化成了本土情结，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转换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与热爱，寻求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坚持本民族书写，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东方，才有助于东方文学进一步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马建辉.马哈福兹“开罗三部曲”中人道主义思想探析[D].甘肃:西北民族大学, 2013.

- [2] 孟庆枢.西方文论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3]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 [4] 王向远.中国“东方学”: 概念与方法[J].东疆学刊, 2013, 30 (02)。
- [5] Jeremy Hawthorn, A Glossory of Comtemprrary Literary Theory [M].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4.
- [6]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7]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C].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8] 陆怡玮.积极入世的宗教观——从《三部曲》看马哈福兹的伊斯兰教信仰[C]. 严国庭编. 阿拉伯学研究:第1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9] 徐溯、杨小雨.从典型作品看东方文学中的文化抵抗和本土情结[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11 (02)。
- [10] 陆怡玮.女性主义文化批评视阈下的“开罗三部曲”[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05)。
- [11] 纳吉布·马哈福兹.两宫间[M].陈耀中、陆英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12] 李美芹.“开罗三部曲”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身份认同[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2, 34 (02)。
- [13] 谢炎伶.从家族小说到民族史诗——马哈福兹家族小说浅论[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 2013。
- [14] 陆怡玮.“思想式写作”造就的得与失——从叙述学的角度初探《三部曲》的杂糅性[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